

〔长篇小说〕

我爱米臻

老猫◎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我 爱 米 臻

「长篇小说」
老猫◎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爱米臻 / 老猫著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
2006.10
ISBN 7-5039-3098-5

I. 我... II. 老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16546 号

我爱米臻

著 者: 老 猫

责任编辑: 任肖兵

文字编辑: 李 静

装帧设计: 周 红

出版发行: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网 址: www.whyscbs.com

电子邮件: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: (010) 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: 7.5

字 数: 170 千字

印 数: 1-15,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5039-3098-5/I · 1434

定 价: 1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刷有误 负责调换

WUAIMIZHEN
· 目录 · CONTENTS

1

引子

3

第一章·马桶里一团黑发

卫生间里的木瓜洗面奶 / 女鬼米臻 / 米臻躺到我的床上 /
女鬼托我办事 / 米臻的身世

23

第二章·诡异的成都小吃店

和杨梅翻了脸 / 杨梅出事了 / 老刘多嘴 / 杨梅的过去 /
老刘死了 / 成都小吃店

45

第三章·神秘的荒村古屋

柴圆圆的玫瑰花 / 孔坚身上的记号 / 见到蓝晋开 / 花篮 /
老蓝得到一个姑娘 / 沾满鲜血的花瓣 / 一切都是意外

71

第四章·车轮下半张碎脸

米臻说自己被强奸了 / 不想再管鬼的事 / 我打碎了我的珍宝 /
木瓜洗面奶的典故 / 你不能离开 / 被挑剩下的杨梅

97

第五章·花样滑冰场上的杀机

米臻在我的伤口上撒盐 / 祭奠柴圆圆 / 孔坚挨了暴打 /
米八月的絮叨 / 洒上香水去见孔坚

117

第六章·人性，在暖风中腐烂

就这样中了孔坚的圈套 / 第一个喝药的人 / 镇住柴圆圆的魂 /
大家都是废人 / 哭有什么用 / 洗面奶毁了杨梅的脸

141

第七章·鲜花下沉睡的女尸

孔坚盯上米八月 / 鲜花下沉睡的女尸 / 那个夜晚 / 冤家来了

159

第八章·老鼠吃人

最后一次见面 / 蓝晋开跌进噩梦 / 活命的条件 /
米八月的命和蓝晋开的脸 / 孔坚画脸的手艺

181

第九章·一颗萎缩发黑的心脏

死亡就是生日礼物 / 无所谓死不死 / 被老鼠吃掉的人 /
杨梅？还是米臻？ / 和女鬼做爱的感觉不一般

201

第十章·被揉碎的血百合

地下车库 / 美丽的湖水配上温柔的夜晚 / 值钱的手指头 /
解药的效力 / 心能杀人 / 孔坚说：我爱你 / 往生之路

229

结局 一个罗生门式的故事

这是我一个朋友给我讲的故事，现在我用他的语气讲出来。我必须得说一说，否则我的朋友怎么都不能安心。

我见到他的时候天很冷，一直阴着。他面容憔悴，却絮絮叨叨。他叫柴岳中，很倒霉，先是自己的表妹因为意外事故死了，不久以后他自己也出了车祸。那天半夜，他开车和女朋友去郊区（这个城市很流行半夜带女孩去郊区的，因为那时不堵车，也因为可以随时停车做爱，还因为可以飙车），结果车子在离高速路出口收费站只有30米的地方突然失控，柴岳中从车里飞了出去，像鸟一样飞出，撞向高速路的护栏，摔在沟里，但他的女朋友杨梅却因为被他绑在车上，毫发无损。

我看到了车祸现场的照片，很惨，车头车尾都没了，高速路的护栏被撞出一个巨大的缺口，像张开的嘴，又像一堆烂面条。都快到收费站了，我不知道怎么还有那么大的惯性，连警察都对这场车祸感觉不可思议。好在没出人命，柴岳中只是昏迷了。

我是柴岳中的朋友，因为经常值夜班，晚上总是感觉饿，要找吃的，所以人称“夜半饿了”，别人都管我叫“老饿”。我见到他已经是半年以后，他刚刚醒来。按理说昏迷了那么长时间，

脑子都坏了，可柴岳中的思路却相当的清晰。要不是他那干巴巴的胳膊和腿在提醒我，真看不出他是个大难不死的病人。

当然，他的记忆也不是完全无懈可击，他自己就把冲出高速路护栏的经历，记成了冲下悬崖，很多地方都和我们对事情来龙去脉的了解不一样。

不废话了，下面就说柴岳中的事。他从上午开始絮叨，一直到天黑。我想，谁半年不说话，也许都会变成话痨。

我用他的语气讲，这样会让各位感同身受，他的事有很多地方，都让我毛骨悚然。

第一章
WO 马桶里一团黑发
AIMI ZHENG

卫生间里的木瓜洗面奶

我想和你说一件事情。

我本来再也不想提这件事情了，但是最近觉都睡不好，夜里总是梦见奇怪的东西，有时候还会憋闷至醒。精神上的压力，总是和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有关系。我想，这样下去迟早要出事，所以还是把事情的原委说出来吧，这对我是个安慰。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，也好让别人知道，这是为什么。

别用那么古怪的目光看我，没错，这事儿和你预料的一样，和女人有关，这个女人叫米臻，我想，她应该是个漂亮女人，最多不会超过 23 岁。

还有就是，这个故事和鬼有关系。也有人说不是鬼，是幽灵，是我自己的幻觉。管它呢，我先说出来，到底是什么，以后再琢磨。我从来都认为自己是第六感愚钝的人，让我奇怪的是鬼怎么会找上门来。

事情还得从半年前说起。半年前，我在单位附近找了一处房子，二手房。说是二手，可实际是新房，房主买了房，实际就是为了出租或转手卖出，赚个差价，现在我就成了他赚钱的对象。这套房子是大两居，120 多平方米，月租金 4000 元，对我来说显然是有些奢侈了，本来我还想找个单位的同事合租的，但我女朋友不同意。和别人住在一起我们觉得别扭，但又很喜欢这房子，于是和人家商量，先租，如果觉得合适了，再转为买，租金也就成为

房钱。反正我们两个的工作都还稳定，钱不是太紧张。

我的女朋友叫杨梅，家庭条件很优越，父母有钱。可她不想出国，就喜欢在国内混，现在就混到了我的床上。杨梅懂得怎么讨人喜欢。她是属于那种美丽得让人觉得有点假的女孩子。其实她并不假，因为她的气质来自家庭优越的环境，也来自她所受的教育。她是体育学院学滑冰的，她前二十年生活得几乎不食人间烟火，所以感觉有点超越现实。但是她很聪明，我一见到她的面就知道遇见极品了，这样的女孩子如果调教得当的话，以后在各方面都能让人欲仙欲死。当然，前提条件是不能让她受到伤害，否则她的聪明劲很快就会化为狠毒，那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。

杨梅每周来我这里两次，因为她平时需要很早上班，她的单位离这里又远。所以，她总是周末过来，来了我们就昏天黑地地享受，然后就是大睡。我们都是喜欢睡觉的人。书上说，人一生的三分之一是在床上度过的，相信我们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比例。

房子向南，阳光能够透过巨大的玻璃窗洒进客厅，这是我喜欢这套房子的理由。客厅北侧是书房，东侧是卧室，两个卫生间，一个在主卧室里，一个在书房门对面，过道的左侧。过道由客厅伸展开，右手是厨房，尽头是单元门。客厅里铺了红木地板，摆的是仿古的桌子、凳子，桌子上有一套精美的茶具。当然，还有一套巨大的可以让人身陷其中的布艺沙发，浅蓝色。沙发的颜色和客厅的颜色明显不符，但这是原先的房主留下的，买新的又太贵，所以就把它搁在那里。反正这不影响我们在沙发上做任何事。

我们的房子在塔楼的顶层，24层，优点是安静，因为头上就再也没有人住了，免去了邻居脚步声的骚扰；缺点是不安静，有一次才刮4级风，我们就听到了很凄凉的风声。

星期五的晚上我们在外面玩到很晚，回家洗洗，然后就在床上折腾——和很多人一样，我们管这个叫“洗衣服”。洗完衣服以后，我已经很累了，昏昏睡去。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突然觉得杨梅在翻动身体。我勉强睁开眼睛，看到她在黑暗中坐着，愣愣地看着前方。我刚要问她怎么了，她一下子捂住了我的嘴，意思是叫我别出声。她轻轻躺下，用被子蒙住我们两个的头，在我耳边悄声说：“好像外面的卫生间里有动静。”

我掀开被子，仔细聆听，的确是听到“咔嗒”一声。由于房间太大，声音又太短暂，我一时辨不清楚方位。我拉开灯，蹑手蹑脚走到外面。昏暗中我看到过道卫生间的门虚掩着，过去轻轻推开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

这个卫生间只有在来客人的时候才使用，平时，我们用它当洗衣房——是真正的洗衣服——里面有一台小小的滚筒洗衣机，洗衣机的盖子上放着几瓶洗面奶、紧肤水之类的东西。我摸索着开了卫生间的灯，看见其中一瓶木瓜洗面奶的瓶子倒了，我把它扶起来。这时外面起风了，窗玻璃被刮得哗啦啦地响，我突然感到一阵寒意，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赶紧缩肩抱臂地溜小跑回到卧室，钻到被窝里，搂着杨梅的小腰，牙齿打颤地说：“好冷啊。”

我浑身冰凉，把杨梅激了一下，她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我说：“洗衣机上的木瓜洗面奶瓶子倒了。没事，睡吧。”

“不会啊，木瓜洗面奶我拿到里面的卫生间了。”杨梅仍然在狐疑。

“别疑神疑鬼的了。”我暖和过来，双手开始在杨梅滑溜的身上游走，“你记错了，或者是忘了，反正没事。”

杨梅被我摸得轻声哼了起来，这个半夜里小小的意外就这样过去了。

一星期里，有5天我是独自过夜的。有时候和杨梅玩到很晚，送她回家。不过我觉得这样没什么不好，因为这样不黏人。我喜欢独自待着，穿得很少，在家里走来走去，发呆，或看借来的乌七八糟的光盘，并盘算着如何让杨梅也看。她一直觉得自己是个上等人，要是让她看这样的东西，还真不好开口。但我相信她会喜欢的，这得一步一步来，我想起这些事情就会觉得很刺激。

更多的时候，我会上网和杨梅聊一会儿天，一般大约会在晚上11点钟时互道晚安，然后睡觉。我睡觉很死，而且入睡快，觉得自己困了，会从书房往卧室走，走到客厅的沙发前，也许就倒下了。我有好多觉就是像这样在沙发上睡的。

我说过我是一个不太敏感的人，杨梅好几次告诉我，她听到屋子里面有奇怪的声响，我根本就不在意。但这一天，我留神了，因为我又看见木瓜洗面奶掉到了洗衣机下面。我拿着瓶子反复看了看，又把它放到洗衣机上，确定它能放得很稳。

这一天，我依旧倒在沙发上，呼呼大睡。半夜，我被尿憋醒了，想睡前喝水太多的缘故。正在我犹豫是不是起床上厕所的当口，又听到“咔嗒”一声。

我一下子就坐了起来。

我没有动，而是屏住呼吸，仔细地观察着我的房间。所有的东西都安静地躺在原来的地方。我盯着过道上的洗手间，它的门虚掩着。

我决定去看个究竟。我曾听说有贼会顺着楼顶的排水管道下来，潜入居民家中。我有可能是遭了贼了。我悄悄地下地，光着脚，悄无声息地走到洗手间门口，向里张望。

这一看，差点要了我的命。我看到一个女人坐在马桶上，手里拿着一张报纸正在看。洗手间里漆黑一团，只是隐约能看见女人穿着白色的睡衣，报纸遮住了她半张脸，她在黑暗中看得津津有味。

我想返回身去厨房拿菜刀，可脚底下无论如何都挪不动了。一股寒气从我的腰间，沿着脊柱缓缓上升。那一瞬间可真是恐怖，我的头脑一片空白。等我恢复意识的时候，人已经坐在了地上。

我想我是要疯了。

女鬼米臻

我说不出话来，只是哆嗦。那个女人放下了报纸，站起身，对着镜子仔细看着自己。在我眼里，她就是一团白影，恍惚有个人形。我看见她在洗衣机上找东西，然后假装打开水龙头，洗脸，同时假装把瓶子里的东西挤到手上，再搓匀，涂在脸上，然后再洗净。

她做得一丝不苟，很投入，仿佛根本没有注意到有个人坐在门口看着她。我则在想，是打开灯，还是去厨房找家伙？我的脑子飞快地转着，可身体却起不来。

女人“洗”完脸，开始说话了。我永远忘不了，她的声音一出来，我浑身就是一颤。

“你是这个房子的新主人吧？你不要怕，我不会伤害你。”

她转过身来，在我面前蹲下，我这才看清楚，她乌黑的头发遮去了一半脸，露出来的一半还是很俊俏的，眼睛很大，只是有些空洞，看人时瞳孔似乎不聚焦。她的面色苍白，嘴唇也是青灰的。她张嘴时，嘴里的气吹在我脸

上，一阵冰冷。

“我叫米臻。”她说，“我不会影响你的生活的。我只是想借你的房子临时栖身。我想我很快就会走的。还有，你不要把木瓜洗面奶拿到别处去好吗？我只用木瓜的。你拿走了，我还要去找。”

她说完就冲我笑，她嘴里的舌头一跳一跳的，我的头皮立刻就炸了，这个时候我真恨不得死掉才好。

当然，我死不掉，我只是昏过去了。

我恢复意识的时候，天已经大亮了。我一下子想不起来夜里发生了什么事，看到自己躺在卫生间门口，才逐渐恢复了一些记忆，好像那个女人叫米臻。不，是女鬼，我敢肯定。我从地上爬起来，看到明媚的阳光照耀着我的客厅，看着这崭新的房间，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经历。

遇到鬼了，身体好像就要不行了，我觉得浑身的骨头都往外透着一股寒意。看看表，已经要迟到了，我就给单位打了电话，说自己突然发了高烧，病得很厉害。请完假，我就回到卧室里，用厚厚的被子裹住自己，可即便是这样，我浑身上下也抖个不停。

我一直睡到下午，才被杨梅的电话吵醒了，杨梅说：“我打电话去你单位，说你病了。要不要我去看你？”

我赶紧说：“不用。我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有点发烧，可能着凉了。那么远的路，算了。”

我不想让杨梅看到我这副德行，当然更担心鬼会缠上她，我完全不知道那个女鬼的底细。杨梅这样过来太冒险。

杨梅明显觉察到了我的不对头，狐疑地说：“今天怎么这么怪？这不像

你啊，真的不用我过去？”

“不用，不用。”我匆匆挂了电话，躺在床上想，当务之急就是要弄清楚这个米臻的来路。为什么新房子会闹鬼？为什么她偏偏就挑中了我家？她要干什么？要在这里待到什么时候？

我揉揉发酸的眼睛，觉得应该再去勘察一下现场。

打开卫生间的灯，我仔细地看每一个角落，一切都很正常。洗衣机上的木瓜洗面奶好好地待在那儿，没有倒下，更没有掉在地上。照照镜子，也没什么异样，只是觉得自己脸色很难看——人在厕所又会有什么好脸色呢？

我四下里巡视着，突然看见角落里扔着一沓废报纸，最上面的那一张好像刚被人动过。这堆报纸是前天我和杨梅收拾屋子的时候她扔在这里的，那个女鬼不会就是在看这些报纸吧？我拿起那张报，认真地看起上面的文章来，全是一些案件报道——其中比较让人印象深刻的，一个是某个地产经纪人失踪，警察正在全力追查；另外一个则是一个失踪了20年的女人，尸体终于找到了——是被一个变态狂藏在了冰柜里，而这个变态者居然是女人的丈夫！再有就是一家花店失火的消息，说得更含糊。这些新闻都是我以前看过的。难道米臻半夜三更跑到我家来闹诈，就是想看这些八卦新闻？

我把报纸扔到一边，趴在地上查看洗衣机的底部，想找出一些蛛丝马迹，当然，这是徒劳的。鬼的特征就是来无影去无踪，怎么会留下线索？

我的目光又落到米臻坐过的马桶上。这个马桶的盖子一直盖着，米臻不会是从这里钻出来的吧？

我小心翼翼地揭开盖子，果真有了发现：马桶的水里，漂浮着几丝头发。

我伸手下去，想把头发捞出来。当然，就是没有闹鬼，我也应该这么做，

因为毛发会让下水道堵塞的。我拽住那几丝头发往外拉，没想到一拉就拉出一团来。这个发现让我兴奋——如果这是鬼的头发，就有意思了，那样我也许就能捉到这个女鬼了。我拼命地往外拽着那些头发，它们胡乱纠缠地交结着，越拽越多，好像无穷无尽，还散发着腥味儿。我弄得大汗淋漓，心想，清理这些头发还真费劲儿。

我干得是如此专注，以至于根本就不知道杨梅已经站在了我的身后。

米臻躺到我的床上

我不想把杨梅扯到这件事情中来，因为我有一种直觉，这件事情对杨梅不好。为什么不好，我也说不清楚。再说，就算是把米臻的事情告诉她，她信吗？

我只好敷衍说：“下水道堵了，我清理一下。”

杨梅问道：“怎么会堵？这个洗手间平时没有人用的。”

“是没人用。”我努力解释着，“可是我们这个房间的所有下水管道，最后都是通过这里的——厨房和两个卫生间的脏水都是从这里流走的。”

杨梅还是没有消除疑虑：“都从这里流走也不会堵啊，我们住进来没有多长时间，更何况这些都是长头发。我会掉这么多的头发吗？就是把我的所有头发都拔下来，也不会有这么多。”

我被质问得快失去耐心了，可我还是忍住没有提高声调，只是平和地说：“我也不懂了。也许，是房东做了什么事吧，我们不知道。也许，是装修这所房子的工人搞的恶作剧。谁管得了那么多，反正是堵了。”

杨梅没有再问，只是弯下腰摸了摸我的额头：“你还有点烫，别干了，

让我来弄吧。”

我不能让杨梅沾手，嘴里只是说：“不要。我的手已经脏了，你就别再干了。再说你爸爸要是知道你在我这里掏马桶，非杀了我不可。”我说的是实话，杨梅娇生惯养，没有干过脏活累活，就是让她弄，她也不会弄。

杨梅点点头：“那好吧，我去做点饭。你弄完了把手洗干净点。”

杨梅去厨房叮叮当当地拾掇去了，我却暗暗叫苦：看这意思，她今天晚上是不会走了。要在平时，如果杨梅突然到我这里来过夜，我会觉得捡了个天大的便宜，会欢天喜地。可今天不行，万一那个女鬼半夜三更又跑来，怎么办啊？还有，杨梅肯定会把木瓜洗面奶拿到里屋去的。

杨梅是一个心思很细密的女人，看到的事情都会记在脑子里，但却不一定说出来。这个时候我就要格外小心谨慎，万一露了马脚，让她忍不住道破，那就是莫大的伤害。所以整个晚上，包括吃饭和洗漱、睡觉，我都小心翼翼，生怕杨梅再提起洗手间的事情。米臻说不会影响我的生活，可已经影响了。她怎么能理解，要瞒住一个聪明女人有多难？于是我尽量少说话，即使说，也说些不着边际的话——比如说业主喜欢把车停在地面，地下停车场基本闲置，所以物业要收地上停车费什么的。其实，我关心这些干什么？我们根本就没有车。

杨梅也很小心，反正是有心事，吃完饭后还主动把碗洗了，然后让我吃药，看了会儿电视，接着就去洗脸了。我一没注意，她还是把那瓶洗面奶拿到了卧室的卫生间里，并用它洗了脸，接着躺下就睡了。

我抱着杨梅，静静地等待她睡着。老实说，我有两天没有见到她了，现在这个美女在我怀中，要想不动邪念，还是非常辛苦的。但是我发烧了啊，